

滇文化散论

马旷源
李云峰
杨玉华
冯伟强
曹晓宏

云南人民出版社

楚雄师专学术丛书②

K297.4
2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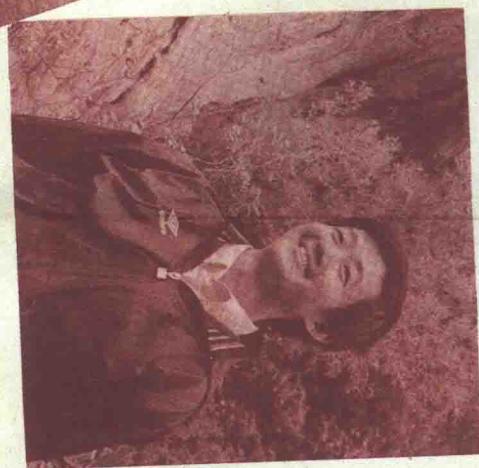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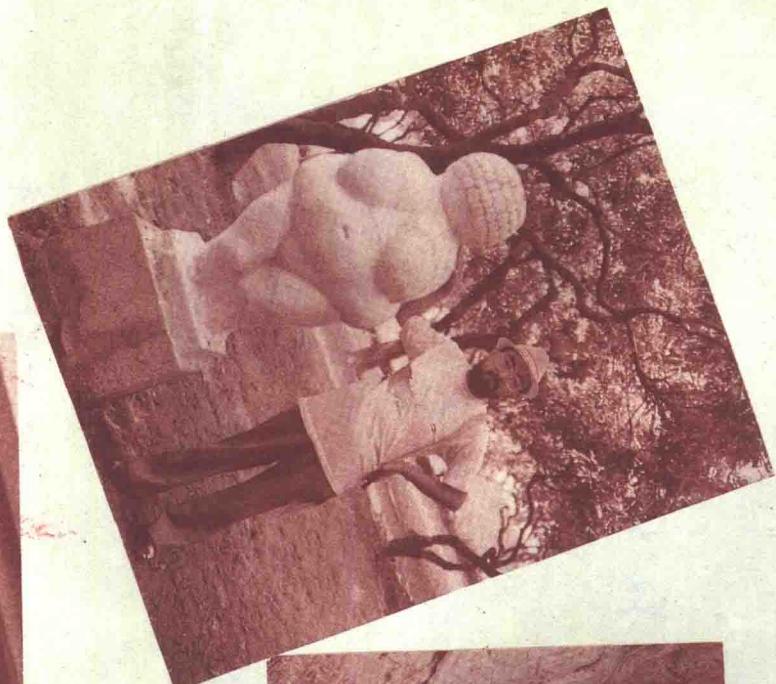
主编 张毓吉 张文勋 马兴荣

滇文化散论

著 马旷源 李云峰 杨玉华 冯伟强 曹晓宏



编平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王小燕
封面设计：陈 蓝

滇文化散论
马旷源等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楚雄师专印刷厂印装 (楚雄市鹿城南路鹿塔山)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8 万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其中 100 册精装)

ISBN7—222—00470—X/G · 21 定价 9.50 元

《楚雄师专学术丛书》总序

张毓吉

楚雄师专创建以来，一直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师资为己任。为达此目的，必须建设一支热爱人民教育事业、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因此，开展教学科研，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学术水平、科研水平，自然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必经之途。所以，出版学校学术系列丛书，为教师发表学术论著、科研成果提供园地，亦应是必须必办之事。故此，学校几经筹划，决定从今年起出版楚雄师专学术丛书，其目的在于促进我校科研学术研究工作的发展，为师生提供一块出版论著的园地，藉以提高我校之整体学术、科研水平。

本丛书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交流，弘扬中华民族之优秀文化，面向未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

当然，由于我校办学时间短，水平有限，出书伊始还谈不上有什么高水平的论著问世，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起步维艰，却总算开始起步，希望得到各兄弟院校、专家学者的指教及读

者的批评。

本丛书之所以能够迅即出版，要感谢云南大学张文勋教授、华东师大马兴荣教授，没有他们俩位的鼓励和指导，本丛书的出版是困难的。还要感谢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本丛书得以出版。

序

张文勋

楚雄师专学术丛书第一辑问世时，我已曾为之写序，对丛书的出版作了充分的赞誉。那当然不是客套，而是发自一种迎接新生婴儿那种由衷的喜悦。我从内心深处为楚雄师专鼓励科研、提倡学术的实际举措而欢呼。现在，丛书第二辑《滇文化散论》（以下简称《散论》）又将出版了，毓吉校长再三嘱我审阅书稿，并要我再为之写序。起初，我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在一套丛书中一序再序，过多饶舌，读者会感到厌倦的；但是，当我匆匆翻阅了书稿之后，觉得内容丰富，提出许多值得研究的关于民族文化的问题，我似乎也有些话要说，所以又提起笔来，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如果说丛书第一辑还只是楚雄师专教师科研阵容和学术力量的初步显示，因而内容显得有些不够集中，那么，《散论》作为一本有份量的文化学研究专集，已进一步显示出楚雄师专在较短的时间里，学术研究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用说，这和学校提倡学术的风气是分不开的。

滇文化研究，是我省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对滇文化含义的学术界定，对滇文化的多元现象及其地方民族特色等等，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散论》则侧重于云南宗教文化的研究，问题相对集中，特点也较鲜明。作者们的研究视野虽面向全省，但聚焦点则多注意与楚州有关的历史文化现象，所以，涉及的诸

多学术问题，既有普遍意义，又有地方特色。可以说，这是发挥了地方优势，对滇文化的总体研究，将填补许多有价值的、不可替代的砖石。

在滇文化中，宗教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由于云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其文化从远古时代起就与宗教结下不解之缘。从原始宗教到后来佛教、道教的传入，使得云南各族人民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影响最大并具有自身特色的，除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巫和图腾崇拜之外，就是佛教。佛教传入云南有多种渠道，或由南方丝绸之路自印度、缅甸而来，或从尼泊尔、西藏经茶马古道而来，或从中原直接传入。这多渠道的传入，也就形成了佛教不同的派别，在云南都有遗存，在其中，密宗的影响尤为普遍和深入，这当然是和南诏统治者的大力扶持有关，也和本地人民群众的原始宗教观念有某种契合之处，故在民间特别能生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密宗不仅经历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统治者或提倡或罢黜的遭遇，还经过与土著原始宗教巫教的不断斗争而走向融合，形成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即多种宗教信仰并存而且相互渗透的文化现象。白族地区的本主和其他不少地区的土主崇拜，可以说就是原始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巫崇拜等等和密教相结合的产物。《散论》中的《密宗与云南少数民族巫术》、《南诏大理国时期宗教与文化简述》、《耗散结构的滇中佛教文化》以及《滇中地区少数民族图腾文化散论》诸文；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佛教在云南和巫术以及图腾崇拜之间的相互撞击与交融的关系。作者们不仅从不同侧面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而且还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理论见解。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些文章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各自的学术价值。

《散论》还从道教文化以及回族文化、傣族文化去探讨了滇文化的多元特色，从楚雄地区的文人文学看到汉文化对滇文化

的巨大影响；从而进一步证明云南自古以来处于华夏文化、东南亚文化的交汇点上，融汇了儒、道、佛各种文化，并与本土土著的原始宗教文化结合，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滇文化。这样，我们研究滇文化就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现象，也不必把它看作是一种孤立的文化体系去作研究。滇文化与其说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不如说它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结合体 是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它历来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文化系统，是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系统。关于这个问题，《散论》中提出了不少很好的见解，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滇文化以其开放的胸怀，吸收了各种异域文化因子，并将它们整合于自身结构之中。”（《耗散结构的滇中佛教文化》）这正是滇文化形成的显著特征。而这种整合又必然有一种内因作为契合点，或者叫做“嫁接点”，有的文章认为“巫教是佛、道在南诏‘本土化’的嫁接点”，指出南诏文化具有“对外来宗教文化影响所造成的既允许其并存，又不接受它的改造这样一种包容与反弹并存的特点。”（《南诏大理国时期宗教与文化》）这里说的是南诏文化，其实也可以代表滇文化。关于密宗与巫教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研究滇文化中的宗教文化，这又是一个关键问题，文集中不少篇幅对此问题作了富于开拓性的探索，《密宗与少数民族巫术》用大量资料论述了密宗与巫教之间的斗争与融合。虽然材料的运用稍嫌不够精炼，有些论点也可能会有不同观点，但作者蒐集材料之丰富，视野之开阔，见解之大胆，使得文章具有活泼生机，启发人的思路。

文集的作者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有些文章甚至以实证材料为主，近乎考证文章。我并不是说单纯堆砌材料也是好文章，而是说做学问写论文应该先占有充分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这样才可避免

那种满纸名词术语，理论来，理论去，不知所云的弊病。《散论》中大多数文章朴实无华，理论分析有理有据，我想，这是应该继续发扬的学风。说到这里，我也要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写学术论文固然要先掌握丰富的资料，但并不是资料的堆积，而是要在理论上有新的建树，有创见，有新意；不仅有资料的价值，还应有理论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在今后的研究中，理论分析还应加强，在使用材料、驾驭材料方面，还应注意多提炼、多分析，以求材料的准确运用，翔实可靠，观点和材料高度统一。

最后我认为楚雄师专的一些同志既已选择了滇中文化作为研究的内容之一，就应该在现在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继续作进一步研究，争取在这方面形成有较强实力的学术力量，产生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以此来带动学校文科多学科的研究，使楚雄师专的学术研究，不断走上新的台阶。

1994.8.24

于云南大学

目 录

- 密宗与云南少数民族巫术 马旷源 (1)
- 一 概述
 - 二 母石崇拜中的宗教意蕴
 - 三 三教合流的大黑天神
 - 四 九隆神话与龙的变异
 - 五 祭谷神与“杀死谷精”
- 滇中地区少数民族图腾文化散论 冯伟强 (59)
- 一 图腾、图腾崇拜与图腾文化
 - 二 图腾文化与滇中少数民族文化的融汇发展
 - 三 龙虎图腾与滇中少数民族龙虎文化
 - 四 余论
- 南诏大理国时期宗教与文化简述 李云峰 (89)
- 上编 南诏崛起之前、之初的宗教及其与文化的关联互动
- 一 特定时空内的宗教形态与特征
 - 二 文化背景及相关条件
 - 三 宗教对这一时期文化的影响
- 中编 南诏中、后期宗教的传承变异及其与文化的关联互动

一 宗教的特征

二 宗教嬗变发展与其文化运作的关联

三 宗教嬗变发展所产生的文化回响

下编 大理国时期宗教的发展演变及其与文化间的
关联互动

一 宗教发展、嬗变的基本特征及其表现

二 宗教发展演变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及相关
因素

三 宗教发展、演变产生的历史文化影响

楚雄地区文人文学述略 杨玉华 (162)

一 从汉至元的楚雄地区文人文学

二 明代楚雄地区的文人文学

三 清代楚雄地区的文人文学

耗散结构的滇中佛教文化 曹晓宏 (221)

道教在楚雄 杨玉华 (249)

一 道教发展的一般情况

二 从唐至元道教在楚雄地区的传播

三 明清以后道教在楚雄地区传播发展概说

云南回族文化简论 马旷源 (264)

上篇

一 李贽在姚安时的文化思想评说

二 《徐霞客游记》中的云南回族文化

三 马注与《清真指南》

四 布衣诗人马之龙

五 儒将杜文秀

下篇

- 一 龙神话比较
- 二 机智人物故事比较
- 三 《回回原来》在神话学上的价值
- 四 民歌及其他

金沙江边的傣族文化 马旷源 (310)

- 一 金沙江傣族的现状
- 二 金沙江傣族的源来
- 三 异变而独具特色的金沙江傣族文化

后 记 (358)

密宗与云南少数民族巫术

马旷源

一 概述

(一) 密教入滇路线

密教入滇的时间在南诏晚期。当公元794年南诏王异牟寻与唐朝使者会盟时，所祭对象为天、地、水三大自然神，尚无佛家消息，至少是没有把佛太当作一回事。随着南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公元838年南诏废道教。翌年，瑜伽密教大僧印度人贊陀掘多进入南诏。一般认为，这是佛教密宗支进入云南的开端。此后，密宗与当地少数民族巫术经过一番碰撞与融合，不过二十年时间，即已风靡云南全境，成为滇中的显教，其进取势头十分惊人。

密教入滇的路线公认有两条，一条自缅甸而来，沿南方丝绸之路北上抵达滇中，代表神为大黑天神；一条自西藏而来，沿滇、川、藏三省交界之茶马古道进入滇中，代表神为观音。《佛教密宗仪礼窥密》一书在“滇密”条下记云：

关于阿闍梨教传入云南的渠道，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印度阿萨姆通过上缅甸，再由上缅甸进入云南大理地区的；另一种说法是由西藏地区直接传入云南大理的。一般认为前一种说法较可信，因为缅甸古道在古代

就已开拓，据载，唐初就有不少印度僧人路经此道进入云南大理地区和其他地区。据邓川大阿拶哩（阿阁梨）段公墓志载：“唐贞观己丑年（629）观音（人名）自乾竺（西北印度）来，率领段道超、杨法律等五十姓之僧伦，开化北方，流传密印……迨致南诏奇王之朝，大兴密教。”……此后，南诏的密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公元840年（南诏劝丰佑保和十六年，唐文宗开成五年）中印度（另说西域人）阿阁梨陀掘多（又作室利达多）自印度摩揭陀至南诏鹤庆元化寺，又腾越州住峰山、卡洞二处，传阿阁梨教。陀掘多受到南诏王细奴罗的崇敬，南诏王还把自己的妹妹越莫嫁给他（《云南史料丛刊》第1集，第167页）。赞陀掘多在大理创建五密道场，弘传瑜伽密教。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奇等也由西印度到达南诏，相继传播密教。^①

这段记载关键处有四个错误：赞陀掘多进入南诏时的南诏王为劝丰佑，非细奴罗；“越莫”，滇史籍皆作“越英”；室利达多（一译释利达多）是赞陀掘多的老师，而非他本人；赞陀掘多在腾越州（今腾冲县）驻锡处“住峰山、卡洞”皆误，应为宝峰山和长洞，详考见后。

杨学政同志说：“公元7世纪以后印度密教由摩揭陀国（在今比哈尔邦南部）出发，经缅甸北部传入南诏一带，同时也由尼泊尔一路传入西藏，成为西藏一直传承不绝的密教。南诏阁罗凤自唐天宝十一年（752年）依附土蕃，被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后，西藏密教也给南诏以影响。《新唐书·南诏传笺证》载云：‘《张胜温画卷》中所有密教诸僧，其名目与西藏略同，是南诏之佛教，实由吐蕃传入。’此说虽有所征，但混淆了主流关系，南诏国的密教主要是印度密教阿吒力，其次是汉传佛教之

^① 李冀诚：《佛教密宗仪礼窥密》138—139页，大连出版社，1991年版。

密宗，即‘唐密’或称‘汉密’，西藏密教是时虽有传入，但影响并不深刻。而且还应指出，南诏国的西藏密教与公元11世纪以后传入云南藏区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藏传佛教形成的年代是公元978年，而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过程是在此后的11世纪才开始的，直到15世纪初叶方告形成。在云南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中影响较大的是11世纪以后传入的藏传佛教。”^①此说主南方丝绸之路引进说，但也不排斥西藏引入说，只是说明密宗经过西藏传入大理，并非后起的“藏密”，而是直接发源于印度——尼泊尔的原装密宗，经由西藏，关系只是借路而已。

王海涛同志所论较详。他将密宗进入云南的通道称之为“天竺道”和“吐蕃道”，前者指南方丝绸之路，后者指茶马古道。为了考证南诏时密宗南来之路，他将视野扩展到了域外，称印度古籍中已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而“今天，在印度那加兰邦，据印度人口调查表统计，还有羌族一万七千人。据说该邦的‘那加人属蒙古人种，远古时代就从中国的西藏和缅甸的一些地区来到印度北部居住。’‘那加’（Nagas），意译为‘龙的种人’。许多考古学家考证即中国人。作为交流，印度人民也经这条缅甸古道到中国定居。《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就有汉代永昌郡住有印度人的记载。”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这条古道在南诏时依然畅通。”而对于“吐蕃道”，他认为：“其初传时期当在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时。”理由是观音在南诏建国之际起过巨大作用。但他又说：“观音进入洱海地区的时期要比大黑天神略晚，这时，南诏本地的巫教有所衰弱，佛教密宗力量有所增强，形势不同，效果也大不同了。大黑天神初来南诏时，是顺应本地宗教，委委屈屈带了一顶土主帽子，才得以立脚落户，而

① 杨学政：《密教阿吒力在云南的传播及影响》，《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观音则挟风带雨，气势凛冽，一来就‘观音服罗刹’，用大力降服一切人鬼杂神，然后居高临下地教化南诏开国君主细奴罗，显示出一种压倒一切，战而胜之的霸王气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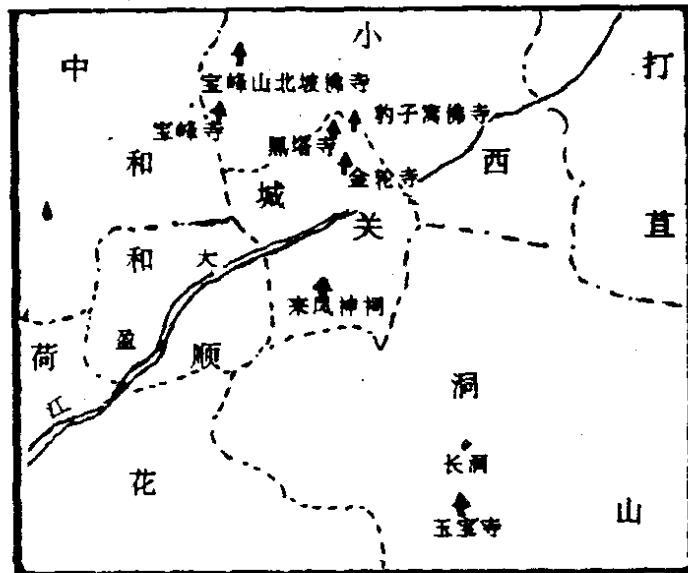
密教入主滇中，赞陀崛多（又作陀崛多、赞陀窟多、赞陀屈哆、赞陀囉哆）是个关键性人物。在他进入南诏之前，他的老师释利达多早已到达大理地区，但默默无闻，不被重用。而赞陀崛多一入滇中，即往鹤庆、丽江开辟道场，又往腾冲开辟道场，接着封国师，娶皇妹，风光一时。以至《新通志·阿吒力教之始》记曰：“阿吒力教之说，始于赞陀崛多。”他实在是一位在云南振兴密教的佛门大功臣。张旭同志说他：“赞陀崛多也是印度摩伽陀国阿吒力僧，接着于南诏劝丰佑保和十六年，即公元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从同一条路线经西藏到南诏。南诏王劝丰佑对他极为信任，封他为国师，又以妹妹越英嫁给他。自后，他就凭借南诏上层政治权力，和金钱布施，大修佛寺，塑佛像，吸收白族门徒，在群众中大肆传布，密宗因之蓬勃兴起，历代为南诏、大理‘国师’。”^② 赞陀崛多又是著名白族民间故事《望夫云》的主角，即“罗荃法师”的原型。《南诏野史》载：“佑女至崇圣寺进香，回至城西，为一乘白马人摄去，寻之不得。佑告于西僧赞陀囉哆，哆曰：此山神也。乃设灯照之，果在苍山下。哆怒欲行法，移山于河。山神惧，献宝珠供佛，佑乃已。”这是密宗初入时与巫鬼间斗争的一幕，结果是巫教向密宗投降。

赞陀崛多于腾冲开辟道场。《续云南通志稿·永昌军民府腾越州·寺观志》记云：“宝峰寺在州城西十里，高僧摩迦陀修定之所。”同书《仙释志》下又说：“摩迦陀，天竺人，蒙氏时卓

^① 王海涛：《试论南诏佛教的传入》，《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张旭：《佛教密宗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兴起和衰落》，《南诏史论丛》（二），1986年。

锡于腾冲长洞山。”我认为这并非如《佛教密宗仪礼窥密》作者所说，是赞陀掘多由鹤庆转来传教，恰恰相反，腾冲作为密教沿南方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应该早已成为密教的根据地。这理由很简单，赞陀掘多尽管作为甚宏，但在他之前，他的老师释利达多已在南诏。相信此前还会有一些密教僧人进入了滇中，如《南诏野史》所载：公元714年，南诏王盛罗皮派张建成使唐，得佛像佛经回来供奉。剑川石宝山第一窟阁罗凤坐像左侧有一个披袈裟的和尚叫做阁皮，传说他曾以妖术助南诏军战败李宓。以上三例，均为密宗在赞陀掘多之前已入滇中的明证。换句话说，在密宗的传入过程中，循南方丝绸之路而来的湿婆——大黑天神一派，先抵腾冲，再进滇中。从时间上说是如此，从空间上说尤其如此。这只要看一看近年腾冲地区的发掘报告，就很清楚了。腾冲古寺，经查明的遗址有七处，其中，“有三处分布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腾冲城遗址内，有四处分别分布于城郊宝峰山、来凤山、长洞山麓。”具体位置见图：



腾冲境内南诏古寺遗址分布示意图 ①

据调查，屡见于南诏史记载的宝峰山、长洞山寺庙情况如下：

① 李正：《云南腾冲境内早期佛寺遗迹调查与研究》，《腾冲文化》，1993年第1期。